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五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歸職論事忤韓侂冑補外吳興倪公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爲御史徐枬所劾枬言而是臣不當召臣而可用枬不當留廷論偉之於是申詔趣發以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光宗參侑盡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

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仇胄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於蘇師旦也時謂仇胄者率鞠窮歟容公視之士如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若進退裕如必以諸葛武侯先忠獻王爲法仇胄愕然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父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爲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直從官少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公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

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諗葉曰頗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朱公訖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溫陵召歸倪青方排根異已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咸將使再掌內命先遣弟仰青從容伺公意公掩然曰上初即位當惟賢

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
又誅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
不肯輕附尚爾之從邪仇胄知公意鄉不面乃以節
度使制屬傅伯壽俟荅詔既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
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
然興敬服明年十一月仇胄既殛公復進用以連柱
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
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
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
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
下有知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

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
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鑄二秩罷學時以君命召辭
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
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
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此矣聖人明隨之
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弗兼與也蓋既陪
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
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
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
矣若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為善

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
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
予召為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

年 月

日葬于某縣

鄉

山今十有

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
請于子子與之道前事祖常慨然曰將起居重珍膏
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為
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
縣人湖今為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紹秀安
唐正諱
任承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橫浦先生張
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

少師深受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婺州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不爲苟從辯廬陵冤獄爲刑獄使者去秦疾所知自後旁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閏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二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於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至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必言臺臣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

之疑邏者嘗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
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為上皆是公言
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
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嘿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
時虛誕今者軟美胥失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
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
擢為二史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起遷著作郎公之自
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
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
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官嘗
內身名見公書旌廉吏以律貪庸集議以審令光宗郎

位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
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
修注官直前言事以屬雖新立為憂且請增置諫員
請乃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作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為成規
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
公言皇太子府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
吳玠不可為兵部詔玠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
宮玠入辭孝宗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
孝宗曰猶為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
兼實錄同修撰時會計錄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

重明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琰知衢州公又
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謂
大臣苟且給諫絀默講讀官闕負節鉞造刺輕監內
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溺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
計錄條具鑄減未十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
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
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
用始頗會省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謂實
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
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
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稍有

節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
盟與北狩等事陛下宣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韋
璞以后姪孫爲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良孟忠厚故
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
使諫臣論其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繼孫璫觀
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
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上謂外府之除
乃以省闡拆号差訛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
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
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選郡至觀察使遷落階
官轉正任防禦譙熙載以潛邸舊恩自選郡觀察使

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三疏不報會興載辭免
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還詞頭率如舊法左司諫鄧
駟以論潘景珪結近侍袁佐李蔚宗迂將作監公力
陳不可 上批匠監之長乃是超擢公爭之益力又
言姜特立諸人恃恩干請 上爲出特立浙東副總
管明年景珪知湖州率繳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
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楊愛卿袁佐宣諭
漕臣公言此自 陛下出批中宮邪是乃斜封墨敕
之漸秘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
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黃貴妃薨 上忽
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宮已駕復輟冬至日晏不視

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乃召嘉王公言壽
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
動容時宮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
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呂
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袁
夏執中卒上不以爲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
卒懇懇言之且曰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
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
悚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爲諫
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
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上欲專相葛公邨陳起居

贊章司諫擊之公於葛維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
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爲金國賀正使以問之明日待
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虜
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劫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
言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
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援
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真左右至是章
司諫劾公以虜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
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
令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外還寧考受內禪改婺
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

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
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
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爲吏部侍郎
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沆宵風指文
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圯城郭
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
廢具修民不知役邦交之餽以掩骼埋菑嫁貧女之失
時著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
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
公不盡爲嘆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
公公不從後澄以韓堦驟用欽則爲監察御史朱遂

劾公罷郡仇胄以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
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
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
知建寧府察官徐柵劾免公數月柵進殿中又言公
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秋
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已
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仇胄誅乃爲兵部尚書兼
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叅決政事以杜
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制直廬令詞臣候對
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厲名節
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